

# 《资本论》的通俗版和普及版

[德]罗尔夫·黑克尔 著 朱毅 译

1983年5月1日上午,中央编译局马恩列斯著作编译部举办1983年第8期马列著作编译论坛,德国著名马恩著作编辑学家施( ) \* 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教授作题为《〈资本论〉的通俗版和普及版》的报告。此次报告是黑克尔教授的系列讲座“《资本论》的产生、编辑及传播史”的第四讲,即最后一讲。黑克尔教授在报告中分别介绍了莫斯特和考茨基的《资本论》通俗版、考茨基和梁赞诺夫的《资本论》普及版以及莫斯科马列研究院的《资本论》普及版的编辑过程和主要特点。

《资本论》第3卷出版之后,一再有人尝试用一种更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的形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难题。恩格斯曾请马克思用(教学)法叙述研究的对象,尤其是第一篇《货币与资本》。《资本论》德文第1版尽管对篇章结构进行了细化,但对于该书的读者群,即工人来说,仍然很难理解,这样便产生了对《资本论》予以概述或进行简单阐释的书籍。

第一个出版题为《〈资本论〉浅说》,仍然 纂 一 册 生 题 闢 鋼 考( 輛 这样痹诒 脯 寺!

现 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 ,有些地方甚至需要重写 ,而这是脚注无法办到的&马克思虽然承担了这个任务 ,但他从一开始就明白 ,在这个修订版出版时 ,不能署他的名字&马克思在给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当时定居纽约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几封信中曾抱怨说 ,印刷工作太慢 ,特别是这个版本中的印刷错误太多&有马克思手迹的一本保存下来了 ,上面有马克思修改的墨迹 +- 处&

当然 ,马克思对该书的内容还是满意的 ,因为几年之后他同意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奥托#魏德迈的英译本 #%%年 #!月 + " 日 \* %%&年 + 月 # " 日第一次在美国的周刊"劳动旗帜"上分 ## 篇连载&%%&年 &月这本著作以!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摘要"为标题作为小册子匿名出版&

这本小册子的内部结构基本依据! 资本论"的各篇&莫斯特在划分章节时所依据的原则是( 最大程度地根据理解的需要来进行'。《摘要"具有特色 ,首先是因为详细选录了! 资本论"第 # 卷中的重要段落或进行了概括性复述&莫斯特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简要的和鼓动性的叙述时 ,没有引用( 描述工人阶级状况的大量材料' ! ,

将(所有外文名称和引文翻译成德文,在注释中要继续沿用马克思的论断,例如有关工人的保护&这个版本应编制一个索引\$撰写一篇附有人物生平的序言和一篇“资本论”第#卷导读

陷入停滞&

在人员重组过程中,德国人卡尔·施米特成为“资本论”这一版本的责任编辑。1924年5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表了施米特为考茨基编辑的“资本论”两卷本袖珍版所写的书评,对“社会民主党的歪曲行为”提出了尖锐批评。这篇书评是莫斯科普及版在准备阶段对社会民主党编辑的马克思著作以及其他马克思著作的版本发起的系列宣传攻势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施米特可能接受了这样的任务:为批判梁赞诺夫进一步找寻把柄。当时梁赞诺夫已被扣上叛党的大帽子,说他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将那些揭露卡尔·考茨基思想状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藏而不发。施米特声称,卡尔·考茨基编辑的版本(为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试图对马克思的著作断章取义,甚至有意歪曲”。他说,对付这种为资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歪曲和交易,莫斯科的“资本论”普及版将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考茨基的版本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版本在计划方面存在根本的区别。考茨基最初只计划和设想出版“资本论”第3卷的普及版,以此结束自己对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工作。考茨基这样编辑有较为可靠的原因:马克思审定后出版的第3卷不是一个版本,而是三个版本。由于普及版不可能作出综合性的叙述,因而以马克思审定的德文最后一版即德文第1版,而不是以马克思打算审定的下一版为依据,是合理的;对于这个想象中的德文版,恩格斯用自己编辑的德文第4版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模式。同样,采用法文版中的一些段落,也是合理的,因为已经证实,由于法文版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原就打算将这些段落收入新的德文版。因此,我们不能指责考茨基对文本的选择具有随意性或者说他的抉择是对恩格斯的否定。

考茨基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和第4卷的普及版是后来才完成的,也就是说,他在1924年考虑的只是第3卷的普及版,但他在

准备第1卷和第4卷的时候,只能二者择一,要么以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要么从头再来,也就是重新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而莫斯科则计划把“资本论”

的普及版没有收录两篇增补中的任何一篇;因为考茨基认为,对于普及版来说,将恩格斯1895年的文章与马克思的手稿相提并论,没有意义,考茨基显然也没有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编辑材料,否则他就会发现《交易所》。至于“价值规律和利润率”这一篇,他是在伯恩斯坦1898年将它发表于“新时代”上以后知道的。

考茨基只适度地收录马克思的文稿,这被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理解为,他一方面试图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另一方面试图割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读者得到的解释是,《交易所》这篇文章很重要,是向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的(直接)过渡,而且恩格斯与列宁两人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惊人的一致。“恩格斯(不是像考茨基、希法亭和伦纳支等人一样从流通出发),而是像后来的列宁一样,